编者按：

美好校园什么样？本期刊发两篇文章：一篇是本报记者对一场校长研讨活动观察采写的报道，一篇是浙江大学教授撰写的理论探讨文章。两篇文章相互呼应，共同追问一个朴素的问题：学校该给学生留下怎样的每一天。答案或许各异，指向却一致——让每一个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心里有底气，感受生活的美好。本期研讨——

建设美好校园：从理念共识到实践路径

记者观察

追问育人初心　静待生命成长
——多地校长齐聚宁波研讨“美好校园”建设

□本报记者　言　宏

近日，一场以“如何建设美好校园”为主题的校长研讨活动在宁波市海曙中心小学举行。没有冗长的报告，没有堆砌的数据，来自宁波、杭州、台州、丽水、金华等地的校长和专家学者围坐一堂，话题始终围绕一个朴素的问题：一所学校，究竟该给学生留下怎样的每一天？

会场里，海曙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周静珠第一个发言。她说，“健康第一”绝不是简单地多开几节体育课、多组织几次体育活动，而是一场关于“培养什么人”的深刻教育变革。这番话为整场研讨定下了基调——美好校园，要从重新理解“健康”开始。

健康不只是一门课，而是学校生活的底色

“健康第一”理念下的美好校园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每位校长描绘的画面不同，底色却出奇地一致。

在周静珠看来，美好校园包含3个层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良好。“这一理念在学校里落地，就应该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生被看见、被支持、被成全。”

宁波教育学院教育培训学院院长黄和林把“幸福”拆成了两半：向外，是与别人比较产生的快乐；向内，是发自内心的快意。他更看重后者。“幸福校园更要从长期生活在校园中的人的内心来考量。”对此，他用了3句话来描述——人人散发健康的气息、处处可见灿烂的笑容、时时收获学习的快乐。落到学生身上，就是吃得香、睡得好、动得够、笑得真，“概括起来，就是有为、有味”。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黄芳把健康提到了教育本体的高度：“教育的本质是生命的生长。健康既是教育的前提，也是教育的目的。”她认为，建设“健康第一”的校园，首先考验教育者能否以完整的视角看待人的发展，能否尊重青少年身心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个体差异，能否把培养身心健康的人作为学校教育的底层逻辑。“减少规训，增加指导，丰富活动，强化合作，让学生在学校里可以舒心地笑、放心地跑、用心地学。”作为基础教育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她期待通过专题研讨，推动校长把“健康第一”的行动提炼为典型案例，“用概念照亮实践，让经验得以迁移”，让越来越多的学生身体舒展、心里踏实、眼里有光。

缙云县新建小学副校长马鑫飞的发言里，有一代人的回望。他谈起70后、80后的童年：管束少、压力小、没有过度补习，有大量空余时间可以自由玩耍、自由探索。“正是这种宽松、留白的成长环境，让很多人在不被约束的时光里自发探索兴趣、锻炼动手能力、激发创造力。”但他坦言那一代人也有遗憾——资源匮乏、缺乏专业引导。而当下教育资源充足了，学生反而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不松弛。他直指症结：很多学生的学习靠的不是内驱力，而是被两种外部力量绑架——利益诱惑和压力恐吓。“一旦外部的奖励和压力消失，学习就会立刻停止。”所以他心中的美好校园，是松弛、友好、自由、充满生命力的；但自由不是放任，而是包含动力自由、选择自由、思辨自由3个层面的“自主成长式自由”。

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中心小学党总支书记李运玲的描述很有画面感：学生每天有大量真实的身体活动——奔跑、劳作、搬运、搭建，身体在被使用中变得更强；有真实的交往与冲突——合作、协商、承担，心理在经历中变得更坚韧；有真实的意义感——种的植物活了，做的东西有用，精神在被确认中扎根。“健康不是讲出来的道理，而是在日常中一天天活出来的状态。”她把“健康第一”上升为一种课程哲学：教育的根本，不在于教学生“知道”健康，而在于让他们在课程中“活出”健康。

三门县浦坝港镇小雄中心小学校长郑亚的话简短却戳人。她理解的“健康第一”，不是体育成绩多好、比赛拿多少奖，而是学生在学校里“身体舒展、心理安全、关系温暖”：早晨不被书包压弯腰，课间不被“圈养”在教室，走廊转角能玩，操场不大也能跑；体育课不挑尖子，人人上场、个个出汗，弱的学生不怕出丑，强的学生有空间。“学生焦虑时有地方说，失败时不被嘲笑，输了还能再来。教师愿意蹲下来听。食堂让人放心，校园让人安心。”她说，在这样的校园里，学生就会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心里有底气，健康也就不再只是一门课，而是学校生活的底色。

校长既要“做减法”，也要“扛责任”

设想再美，落不了地就是空谈。研讨进入第二段，问题变得具体：按这样的设想，校长应该做些什么？

黄和林从管理角度给出了一个思路：宏观上，“办学理念—具体行动—自我评价”的闭环至少贯穿3年，用融入幸福感元素的理念引领发展，让师生在实践中体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中观上，课程、课时、师资、空间、评价要系统安排，而非各行其是、相互割裂；微观上，让学生、教师乃至家长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

黄芳注重“凝聚共识”：社会、学校和家庭都要把身心健康成长排在第一序位，守护学生自由奔跑的欢乐，尊重学生自我表达的个性；要以学生的视角重构校园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守住刚性的运动时间，设计丰富的活动形态。“成长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好数智化评价工具和协同机制，实现‘一人一策’的个性化评价。”

武义县栖霞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雷春伟坚信学生的智力发展依托矫健的身体。“校长要转变评价导向，跳出唯分数思维，把健康工作纳入学校章程和顶层规划，建立清晰的责任链条，把体育时长、心理筛查、睡眠保障等硬指标落到实处，定期复盘，不流于口号。”他说，校长作为学校教育的第一责任人，要做好资源统筹，把本土特色资源转化为育人载体；要搭建协同链条，推动党建、德育、教学、后勤、工会等部门联动，一边保障学生的运动场地、午休条件和心理支持，一边关照教师身心健康。他提到，校长要学会做“减法”——给学生留出运动、休息、倾诉的时间，不挤占体育、午休时段；也要做“加法”——持续改造校园空间，丰富运动项目，拓展心理陪伴载体。“校长要做好文化引领，让全体教师理解，好成绩是建立在好身体和好心态之上的。”

余姚市瑞云学校党总支书记陈丽君把健康行为培育嵌入校园治理，与“种德养心”的办学理念实现同频共振。她讲了3个层面：顶层架构上，打通“种德—养心—健康育人”一体化设计；育人机制上，推动教师从监督者转为陪伴者、唤醒者；协同共育上，凝聚家校共识，杜绝出现健康行为“校内一套、家里一套”。

“一切结果，都是多重关系相互作用的总和。”马鑫飞说，学生的成长质量，从来不是单一分数决定的，而是所有关系、所有环境、所有体验叠加的结果。校长最应该做的，不是不断加压、严格管控，而是把松弛的童年还给学生。“要以美好的环境、温暖的关系、自由的成长氛围，培养身心健康、人格完整、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会思考、能自主的新时代少年。”

临海市永丰镇中心校党总支书记黄敏坦言，来自师资培养、场地改造、家校协作、社会资源引进等方面的一些阻力超出学校可控范围，相比之下，保障学生的睡眠与运动时间能直接惠及每一名学生。他重点关注3件事：课程实施要规范，优化作息时间表与课程表结构，杜绝挤占体育、艺术、劳动课程时间；教师不拖堂，课间管理不以安全责任为由限制学生活动时间与空间，校长作表率，鼓励教师课间与学生一起活动；控制作业总量，建立全校统一的作业总量公示机制，由年级组组长和班主任牵头统筹，课后服务适当增加活动类内容。“如果没有时间保障，一切措施都会成为空谈，再高端的硬件设施、再专业的师资团队也难以发挥作用。”

李运玲从课程角度给自己定了4个角色：做课程的设计师，亲自回答“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小学6年里，身体要经历什么、心灵要经历什么、要为一生储备什么”；做教师的专业合伙人，与教师共同研读、共同磨课、共同研究学生，让教师先成为课程的体验者，再成为课程的创造者；做资源与边界的架构者，把校园、田野、社区、家庭都转化为课程现场；做评价的守门人，用看见过程、看见进步的评价保护每个学生的生长节奏。“校长守住的，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底线与高度。”

美好校园的答案，写在学生脸上

研讨来到了最热闹的环节——实践分享。一个个细微而具体的做法，让美好校园从概念变成了可触摸的日常。

周静珠说，学校提倡做好3件事。第一件，让身体健康的信号被看见：优化膳食结构，增加蔬菜配比，监控学生自助午餐的量，确保达标而不超标；统整大课间、活动课、体育课与运动会，以篮球、足球、跳长绳等活动促常态化锻炼。第二件，让校园成为社会实践场域：设计“星荫小先锋”安全、卫生、文化、后勤、健康五大岗位，让学生跟岗体验、参与学校管理；定期开展场馆式美育研学；把校园艺术节改为项目化学习展示活动，比如三年级模特秀，让学生经历设计、制作、展示等全过程。第三件，把守护学生心理健康落到实处：建立“心情晴雨表”和“情绪信箱”，通过晨检观察、心理委员每周上报等方式进行日常监测；推行“全员心导师制”，每周一谈、每月一访、每学期一评；心理健康课与体育社团、艺术表达、劳动实践结合；推进家校医社协同，开设家长学校、建立转介绿色通道；制定心理健康日常观察与分级预警制度，形成绿黄橙红四级预警及“班主任—导师—心理教师—校级专班”处置流程。

雷春伟描绘了学生在栖霞小学的日常：清晨进校，学生可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也可到德润书屋晨读静心，然后从容走进教室；大课间，既可参与军体拳、旗语操，也可加入匹克球、飞盘、篮球等社团活动；校园边角与走廊转角均被改造为运动小空间，让学生“走到哪里都可以动一动”；在“鸵鸟心情驿站”，学生可将烦恼写下投入信箱；中午，学生可在躺睡椅上安稳午休；学校还将红色资源融入体育活动，举办军事趣味运动会、亲子长征障碍赛等，让学生在闯关锻炼中涵养爱国情怀。

雷春伟说，学校还配置了专属体育俱乐部与康养活动，让教师以饱满状态陪伴学生。他介绍了三维协同策略：党建领航打造“红泉”育人体系，校领导牵头成立健康教育领导小组，设立党员健康示范岗；完成23处校园微改造，盘活走廊死角，打造泛运动空间，同步打造“泉润晨读”；创新心理陪伴载体，依托校园鸵鸟养殖点，以动物陪伴的方式让学生乐于倾诉，组建“红泉”暖心导师团；师生健康同护，全校配齐躺睡椅，工会开设匹克球、斯诺克等4个教师体育俱乐部。“今年的运动会，学生全员参与，亲子参与率达92%。”说句话时，他特地加强了语气。

陈丽君将学生按身心发展特点分成3段：一到三年级“慢养健康”，此段学生如初发树苗，要引导他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有序活动、平和表达情绪；四到六年级“养活健康”，此段学生自主意识萌发，要把健康从“大人要求我做”变成“我知道怎么做、愿意坚持做”；初中段“省养健康”，取自王阳明“自省”“事上磨炼”的思想，引导青春期学生向内观照、自我省察，读懂压力、觉察情绪、抵御浮躁、守住本心。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路小学校长沈武君带来了“好玩”与“有效”的辩证法。他说，落实每天综合体育运动不少于2小时，必须关注两点：学生要玩得开心，运动要动得有效。“好玩是让学生动起来的前提，有效是落实‘健康第一’的根本，二者不是对立，而是一体两面。”学校从场地、时间、课程活动等方面一体推进：新增攀爬设施、三人制圆形足球场、轮胎运动区，搭配原有田径、球类、轮滑场地，给学生更多选择；开足上好体育课，用好体育早自习、上下午大课间和课间15分钟；把攀爬、三人制足球、轮胎创意运动融入体育课、大课间和体育节，定目标、抓实施、重评价，常态举办阳光体育节、体质检测运动会、班级足球联赛，以赛激趣、以赛促练。

研讨中，参会者们说法各异却指向同一处——学生的脸。他们一致认为，美好校园不是另起炉灶的新工程，而是对“培养什么人”的回到原点的追问。

散会时，海曙中心小学的操场上正传来课间的动静。走廊转角处，几个学生抱着长绳跑过，笑声先于人影拐过弯。这或许就是这场研讨最好的注脚：美好校园的答案，从来不只在校长的发言稿里，更在每一个学生奔跑时扬起的衣角和舒展的眉眼里。正如黄芳在作总结发言时所说——期望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校园里身体舒展、心里踏实、眼里有光。这既是一位研究者的期望，也是所有与会者共同的心愿。

专家观点

让教育在“美”的场域中发挥力量

□浙江大学　祝怀新

美好校园不是简单的“景观工程”，而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多维度育人生态。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中所言，要让学校的墙壁也会说话。美好校园建设既是显性的物理布局，也是隐性的教育价值追求。

一、从物质景观到育人场域的环境之美

决定校园是否真正“美好”的，不是好看与否，而是实用功能与情感体验能否落地。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在《人类发展生态学》中明确提出，个体发展嵌套在多层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是人与环境持续双向交互的动态过程。

校园是青少年成长最重要的环境系统之一，当班级氛围、活动秩序及同伴关系都朝着支持性方向调适，学生的安全感、归属感与探索意愿会得到相应提升，从而为分析、评价、创造等高阶思维的发展提供实现前提。因此，人与自然的联结具备心理修复作用：走廊配置的可移动桌椅，为“偶遇式互动讨论”提供了便利条件；教室的采光条件与色彩搭配，直接影响学生的注意力维持与情绪调节。

二、文化底蕴与学校精神中的人文之美

环境之所以能育人，靠的不只是物质条件，还在于它背后的文化。课程论里的“隐性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获得的发展并不完全来自学校显性设定的教育目标体系，还来自那些没有被预设，却实实在在起着作用的非计划性教育实践，如制度的松紧、教师处事的方式、校园里默认的规矩等。

因此，美好校园的文化建设不能停留在墙面文化的呈现，更需依托系统性文化活动、递进式德育项目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推动办学理念与文化品牌的构建，让学校精神成为学生可感知的文化存在。归根结底，美好校园建设的核心评价标尺是人的全面发展，而非物质景观的数量化堆砌。

三、关怀伦理与归属感中的关系之美

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人际联结与正向情绪体验，是个体形成主观幸福感、构建心理韧性的核心来源。美国学者爱德华·德西等人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进一步表明，个体内在动机生成的必要前提是满足其自主感、胜任感、关系感三类基本心理需求。学校里那些看上去与学业成绩提升无关的日常互动，恰恰在持续建构关怀伦理，如走廊上的问候、社团活动、师生共餐、球场并肩协作等。这些温暖片段推动着学生群体形成强烈的校园归属感。而校园反欺凌机制、心理支持服务网络与通畅的权益申诉渠道，为这套关系保障体系筑牢了底线支撑。

此外，我们必须正视教师面临的职业压力与情绪耗竭问题：职业倦怠、工作时间碎片化、评价体系简化为学业分数导向等，其负面影响最终会传导至学生发展层面，消解校园原本具备的关怀效能。

四、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课程之美

德国古典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审美是实现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核心路径。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的教育主张，强调课程并非仅是书本知识传递的载体，而是学生依托真实实践与体验去认识世界的基本路径。两者观点中的共同之处是，人的成长不只是概念的堆积，还需要真实感受的参与。

美好校园建设需要实现认知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有机结合。课程实施过程中，要积极推动学科知识与现实场景的深度融合，例如打通几何学与建筑学、物理学与光影艺术、文学与戏剧等领域之间的知识壁垒；在教学设计上，要采用项目式学习，组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参与校园局部空间的设计与改造实践，让学生经历测绘、预算、施工、维护全流程，达成“想法变现实”的实践目标。

美好校园建设以“美”的场域落实立德树人，让“美”的理念渗透在校园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浸润心灵、涵养品格，滋养人的全面发展。

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